名公書判清明集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十四

懲惡門

姦惡

元惡　　蔡久軒

卜元一係已行兇遇赦恩不償命之囚從死逃歸稔惡愈甚已路見于當職前判令據本州所申獄中情節及張士表等二百一十七人所訴罪犯始殺人性命窩藏盜賊刼掠財物擄掠牛羊姦占婦女燒燬人屋賊害人生理斫掘人墳墓前無官府上無朝廷擅造兵器恃一溪之險聚集亡命此其包藏禍心意欲

何爲哉打死吳百五同打死姚四二、搶趙寺丞牌木、奪婺州客人布貨、強取楊千五樟枝、毀拆毛百七船隻、刼取吳友三衣服、停着剥環人王曾一、受銀杯衣服贓件、斫鄭百四鄭百五桑樹、割王千一徐千一周百一麥豆下至蔗苧、生理悉爲掃蕩、強牽汪五蔣百六郎八四等耕牛、強奪毛百七珍珠下十八楷羊下至鷄犬悉爲攄掠、鑿掘邵四祖墓、強斫邢奎墓木、既斫曾宅墳林、又拆倒其享亭、匿崔大家之女、強姦踰月乃放、占江八娘之婦欺詐得賂乃還、戲方千一之妻、怒其夫作色、則拔其墳林、殺其生犢以困之、姦徐三之妻、怒其夫間阻、則鋤其桑栽、害其條桑

以箬之怒錢曾八不從嘯聚而打倂其鍋鐵怒吳曾乙等不從聚集則扯拔其髮膚甚至蕩其家私焚其屋室怒守山吳姜孫不合走報則聚卜烏兒等五十餘人持叉杖戴兜鍪被紙甲列旗幟終夕秉炬嘯指呼欲往吳家放火焚殺吳家恐懼為倚卻持月餘怒鋪兵不折示遞角則麻索吊縛懸木拔齒頭則剃往毆打致巡檢之轎倬狼狽而走截知縣之舟殺中胥而逃尤可駭者臺府行下追究仍被斷航塞舟截人往來鳴鑼嘯聚所養亡命徐百九等與官為敵其意叵測不至作變不止也前後官司非不憤其無狀蓋慮一觸其怒則相挻而起以養癰護瘡

以至今日演裂而不可遏設非郡侯嚴明筆頭皆有方略坐縛渠魁寘之於獄則十里之内已迫蕭墻其患有未易言也根蕩不除終爲禍根虎兒出押怒將誰歸所合照本州所申及法官所擬從絞刑定斷當職尚矜其愚欲全其一線生路姑與減死一等決脊杖二十刺配三千里遠惡州軍拘鎖土牢鐵錮鎖門看其存亡申本司仍責牢司案令狀及監臨官狀不許逃走牒本州照斷仍備榜曉示所申鄭淮等取受僞俵根勘結斷訖申仍備申尚書省

殺人放火

蔡久軒

楊珪一家為兇徒焚殺其禍甚慘本州指張千五萘萬一爲行兇之人又指灰燼中二骸爲二人行兇情節何所證據此是億度之說二人于楊珪家有何冤讐而爲此慘酷縱使有之何爲無行兇之具又不剛價于衆人之傍而死于僻遠之厠邑又安知不是別有人行兇併二人而殺之本州不跟捕正賊致楊珪經部有詞乃欲戮尸以塞責使其非二賊則既爲所焚又使戮尸不亦冤乎使其果二賊則尸既焚矣又將焉戮設欲碎其骨亦須審其爲賊而後可如楊千五乃楊珪所訴之人亦不見根勘有無情節又稱欲將楊珪等送獄且死者冤未伸乃欲併坐

者猶制以減口為巡尉隅保之計則得矣如死者何本司昨行下令州縣多出賞錢堆垛緝捕令乃只監隅保出錢官司惟恐傷及毫毛似此具文塞責不知賊何時可捕備擬行下牒知郡留意盜賊嚴行捕捉限十日申仰縣尉不留意捕盜縱使殺人放火乃創為戮尸之說為搪塞之計可謂不職之甚照已行禁批書如更不用心別議施行

擅放生池魚倒祝聖亭　　蔡久軒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趙時消身為宗子獨非王臣乎恃其奸猾敢肆兇暴輒受吳森財賂聚集兇徒百十

爲群擁持兵器劫取放生池魚又喝令方百五等八人揆倒放生亭打破祝聖石碑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凡有血氣孰不憤駭非太不恭而何送案具檢併申太宗正司取指揮葉森以一頑狡民戶累經戶部運使斷罪編管乃敢用財買使趙時諸聚衆劫取放生池魚又自聚集持杖會合從吏乘勢打壞祝聖亭碑情理巨蠹決脊杖十五刺配溫州牢城方百五徐富隊六魏百三係持杖隨從打壞祝聖亭碑之人各決脊杖十二編管隣州牢固拘管僧介英叶謀停著殺猪搞衆情理尤重勘杖一百毁抹度牒編管隣州只令帖州院解上本司斷仍備牓市曹

一状两名　　蔡久軒

本是夏千一，先作夏時富名，今又作夏申名，可見姦猾。及至與狀，又逃避不出，就保識人名下押上取問，仍榜示，應今後投狀人不許作兩名，如作兩名者，開拆司並不許收受。

把持公事欺騙良民過惡山積　　宋自牧

唐黑八與蔣黑念二兩人同把握二水一縣民訟權柄，過惡如山，怨嗟盈路，今州安陳昌當是特小事，只詳之自如一詞讀之，令人悲酸。此郡吏強之名聞於天下，重以此兩兇盤踞在鄉在市，若不剔除，吾民其爲魚肉矣。唐黑八枷送衢陽縣勘詞人隨

司仍榜本州照蔣念二例召被害人陳訴併牒通判帖職官吏

民訴繳申蔣堂黑八枷項并蔣百二唐九二同狀首唐自如及

父唐少四并案祖帖押下衡陽縣照勘限三日具申、

檢法書擬

唐梓小人中之狼虎也始者以騙賭博得富室不肖子表八錢

八千貫成家增長氣勢交結公吏計會乞役私置獄具縱橫鄉

落不惟接受民户白詞抑且自撰白狀以飽溪壑之欲或誣人

閉糶徑自收縛唐正二騙去錢四百貫而後已或以停着鹽客

收捉蔣七三騙去銀五百貫而後放或誣賴染户取羅騙去蔣

四六錢六十七貫而後休或詐稱有文引勾追證對公事捉縛蔣四八騙去十八界官會三百貫或因民訴到官及執陳德一唆使捉縛騙錢一百貫其他如諸唐諸蔣被其妄生事端捉縛或取受錢三百十貫或六七十貫不可勝計以至謀奪隣舍袁五七屋業妄執其與婢使通姦收捉本人而割去其耳件件違法等事兇强州縣公吏皆其親故被害者莫敢誰何如唐自如等所陳具有其實總計贓錢一萬一百一十八貫零殺之雜犯死罪唐梓一死有餘欲且將唐梓決脊杖二十刺配廣南遠惡州軍仍籍沒家財永鎖土牢不赦唐百一唐百二濟父之惡將

百二爲强惡亦牙凡唐梓平日批縛平民欺騙此三人者無往
不俱欲將唐百二各决脊杖二十配千里併求鎖將百二决杖
十七配一千里監贓趙秀本是官妓脫籍與唐梓爲小妻凡悖
入之財皆其收掌及事敗露乃敢挾厚貲爲之行用欲决脊杖
十二押下雄楚寨與戍兵射給多中者爲妻衣篤下爲趙大姐
撇挈衣物寄附後能自督欲勘杖一百唐九二係唐自如被逼
買屋錢主無罪可科欲並放

斷　　　　　　　　　　　　　　宋自牧

唐梓撰造百端詞訟騙奪一方善良貪饕甚于豺狼兇暴烈于

虎豹、公吏惟所號召、州郡為其控持、令獄官所勘法官所擬僅得其一二爾、其最干繫一方利害者、所交所結、無非徐撩作敵作使、皆聽指撥、平時則推肌剝髓、不遺秋毫、有事則挑激衆欲邀功賞、方當剗平峒寇之後、正是安輯人心之時、若不薙草除根、必至養虎遺患、原其積惡、雖萬死不足贖、若更誅心、尤三尺所不容、姑照今法官所定常刑、不欲于平世更施重典、引上照斷、仍報本司、請備榜曉示、

合謀欺凌孤寡　　胡石壁

昔者先王之治天下也、一則曰哀此煢獨、再則曰不敢侮于鰥

寡盖謂煢獨鰥寡之人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故發政施仁必先于此今觀阿賀所陳豈非所謂窮而無告者歟內而宗族親戚外而鄉黨隣里不能相與扶持而乃群起而欺凌之或搶奪其財物或占去其田產或抑勒改嫁磨牙揺毒不奪不饜阿賀以一未亡人其能勝群凶之虐燄乎幸而權縣灼見奸謀爍金之口不得以惑詳閱所判是非曲直了然目中無復餘蘊矣但一行人情狀姦狡如此此王法之所必誅今既見其情而罰畧不及傷其毫毛則小人何憚而不為惡哉惡惡而不能去此郭之所以亡也善乎然明之告子產曰愛民如子見不善者

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吾儕爲政固當以仁爲本然保姦留慝以害善良寧不爲吾仁之賊乎帖縣于內默追緊要人由解照條施行餘人並放縣押上科斷庶幾自今以往姦民知所懲而鰥寡煢獨有所恃以自安矣

假僞

假僞生藥　胡石壁

大凡市井罔利之人其他循可以作僞惟藥餌不可以作僞作僞于飲食不過不足以爽口未害也作僞于器用不過不足以適用未害也惟于藥餌而一或作僞焉小則不足愈疾甚則必

至于殺人、其為害豈不甚大哉、昨日買草澄茄一兩于市、此乃
至賤之藥、所直能幾、六鋪供應各當一錢六分、內李百五所供、
不特陳腐細碎、而草梗復居其三之一、于賤藥且如此、況貴藥
乎、供太守者且如此、況百姓乎、前後誤人性命、蓋不知其幾矣、
勘杖六十、枷項本鋪前示衆三日、仰歸求宋濟傳觀之學其所
謂遠取利之道、仍備榜門、

鬪毆

因爭販魚而致鬪毆　　翁浩堂

照得所在城市取覓之利、盡為游手所專、而田里小民皆不得

滑手凡服食所須無一不出于田夫野叟男耕女織極其勤勞所獲不過錐刀之末而倍蓰之息乃歸之游惰之人此曹百十爲群互相黨庇遇有鄉民鬻物于市纔不經由其手則群起而攻之衆手捶打名曰社家拳其無忌憚爲最甚嘗職得之于目擊者如此曾不思逐日口之所嗜身之所衣果出于城市之民乎抑出于田里之民乎既知其出于田里之民則吾何可蔑視之何可欺凌之乎今潘五十二黎七雖均爲販魚然潘五十二係居城中以此爲業黎七係是耕夫間一爲之潘五十二終歲專其利素無養魚之勞獨享賣魚之利不容黎七與販于賣魚

之際其不仁亦甚矣黎七一村夫耳豈能與游手爭勝負于市廛之間哉雖無所傷亦不可不示薄罰潘五十二決十五但黎七雖是村夫然執役之間亦口辯必非質朴之人交爭之端亦必自有以啓之寄杖十下後犯定斷

賣卦人打刀鑷婦

男女授受不親正欲其別嫌也男不許共女爭亦懼其以強凌弱也今阿張借織匠之末技以資助衣食王震挾課命之薄術以浪遊州縣一日適相遭逅於旅中王震棄其酒興令阿張織匠而阿張不從遂至交爭竊念阿張為貧而為此等生活亦不

過施諸婦女輩耳王震若果有意於拂拭頭面其他豈無刀鑷之徒況王震自號曰時運先生亦須稍識義理何爲酒醉不撿勒令阿張繳面挹嬿不允又從而辱罵之其情理可謂强暴白晝通衢有此光景頗關衆怒又喚上鄰證供責就中最是阿姚所供明白可信則是王震酒醉欺凌阿張分曉今爲見阿張初無深傷其王震量決竹篦十二只令押出門餘人並放

賭博

因賭博自縊

潘司理擬

照得支乙之妻阿王娼家女也支乙於衢州南市樓上開置櫃

坊、撲下開置茶肆、以妻爲餌、徐慶三何曾一王壽余濟皆與踰
濫與、以錢物、群聚賭博、實爲欺騙淵藪、水寒水生醯酸蚋聚、至
其家者、前後不知其幾、今年閏月十六日晚、有鄭厨司誘至陸
震龍、其時有留仍孫陳暹等十一人、次第而來、支乙與鄭厨司
揚排軍商量、遂出賭博具、下場賭、有余濟陳通者、聞風而至、亦
與賭博、一時余濟等能將骰子兩隻、當留六兩面大采、靠擲或
下枚入喝、蹺不與陸震龍理、贏下枚、遂致陸震龍輸過帶來舊
會二百五十貫、其陳暹等贏過之數、各有差、支乙等取過頭錢
亦各有數、及既二鼓、陸震龍又自家中、辦到舊會一百五十六

貫後與余濟等賭博支乙再出賭具在旁下救其余濟等當留五六靠擲共騙贏陸震龍一人錢物陸震龍既輸帶來之錢又以汗衫褐襖典當賭博得官會三十五貫既輸之餘又多輸官會二十貫遂剥皂褙拋當於余濟遂共余濟等騙贏陸震龍官會亦各有差支乙等討取頭熟各有其數陸震龍前後共輸官會四百六十一貫爲余濟騙贏者一百五十貫爲陸仍孫騙贏者四十貫楊排軍騙贏者七十貫徐遲騙贏者四十貫章千五騙贏者九十貫鄭廚司騙贏者三十貫支乙與鄭廚司將萬二徐元一討取頭熟前後共三十一貫陸震龍深夜欲歸無衣可

春支乙乃與招撟郭余濟借息措與之披督以歸支乙急欲陸

震龍賠當還錢既恐以無錢還時我定到你家取討又恐以吞

取無時只得經官論取取之既急恐之又甚宜乎陸震龍討出

無聊在家自縊而死其父陸庭堅行訴謂陸震龍歸家哭泣稱

被支乙等騙劃文錢去住不得此語是矣余濟身在衢州州獄

欲免拷訊曾許郭振以官會三百千雖未分付然郭振求賂之

心蓋可知矣夫藥骰子騙人出於一人之手而衆人為之犄角

今余濟等數輩各能留五留六靠擲欺騙贏錢則與用藥骰子

何異陸震龍欲不輸得乎輸錢既多無所措畫欲不死得乎財

者民之膏血，膏血既竭，身豈能存，是支乙、余濟等雖不殺之，勢實致之死地。今支乙等既已招承，欲具情節申。

斷　　蔡久軒

余濟販鹽惡少，自將官會二千貫，就本州承買進納將仕郎誥書，恃此專一欺騙善良，爲一州巨蠹。其在支乙家，姦淫其妻，就爲窟穴，知陸震龍有錢可騙，既合謀設計，誘之使賭，又作套坐欄，使之盡輸，甚逼迫之窘，自縊而死，則是其縊即余濟縊之也，其死則余濟死之也。奸猾之徒，動輙十數爲群，以賭爲名，欺騙取財，此等風俗，安可不戢。在法，恐迫人畏懼致死，以鬪殺論。

余濟造謀恐迫陸震龍致死正合上條在法進納將仕郎犯鬪毆人折傷以上者不在當贖之例余濟所承買將仕郎不該聽贖合照條定斷姑藏等決脊杖十二編管一千里牒州追索將仕郎誥赴司支乙以妻爲貨合謀欺騙杖一百編管鄰州留仍孫決竹篦二十押下州縣聽贖一年陳通陳暹牒州各杖一百刊落名糧拘鎖外寨鄭厨司楊排軍各杖八十降移外寨

禁賭博有理　方秋崖

四民之所不收百害之所必至始而賭博終而盜賊始而嬉戲終而鬪毆始而和同終而必爭敗事喪家皆由此始固官司之

所必禁也然禁戢者有司之責信必者當職之令有敢狃於習俗視爲故常官有明條決脊無容恕備榜曉諭輸錢人自首將原其本罪追還其錢却將贏錢人依條斷令

自首博人支給一半賞錢　胡石壁

本府嚴賭博之禁與禁盜同蓋以賭博不已必至爲盜故也而曾細三等乃公然犯令本合一例科斷且以近常立賞許同從人告首今曾細三能自首而熊幼乃不能曾細三免罪仍支給一半賞錢仰當廳領賞擔往諸廂呌報市民曰自首賭錢人曾細三請到賞錢幾貫仍以此寫紙旗一面揷在擔上庶幾人人

捐勸熊幼扶一百枷項令衆候犯人替衆六二係開賭坊停止賭博之人杖一百編管隣州仍折毀停止去處蔣六蕭二雖未曾下賭博然袖手旁觀意果安在各杖八十放其賞錢熊幼衆

六二均監

宰牛

宰牛當盡法施行　胡石壁

牛之為物耕稼所資舉天下之人得以含哺鼓腹左饔右粥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者皆其力也朝廷以其有功於生人甚大故不以他畜產待之特嚴宰殺之禁當職起身田間親見其

服勤來耜之苦尤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是以於到任之初首先開坐條法備榜曉示將謂民間已知警畏不敢犯於有司而數日已來聞諸道途之言自界首以至近境店肆之間公然鬻賣遂密切差人緝捉及至捕獲原來不但在郊關之外而城市之中亦復滔滔皆是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

屠牛于廟　劉後村

國家三歲始殺一牛餘外別無殺牛之條使神其有知其肯歆此祭乎云云

宰牛者斷罪拆屋　劉後村

劉棠不顧鄉書、頗以屠殺爲業、每有屠牛之訟、常是掛名檢又添不畏憲綱、在法曾得解人止免公罪杖而殺牛乃是私罪徒又殺牛馬三頭者、雖會赦猶配隣州、計劉棠平日所殺何啻累千百頭、罪至徒流、恐又非解元之所能免、本合將劉棠送獄根勘前後過犯解府從條施行、爲當盛暑、刑獄使者方且奏請慮囚、不欲淹延枝蔓、劉棠勘杖一百、牒尉司差人監下都保、將劉棠酒坊肉店日下拆除、

妖教

蓮堂傳習妖教

蔡久軒

按勅喫菜事魔夜聚曉散傳習妖教者絞從者配三千里不以赦降原減二等又勅諸夜聚曉散以誦經行道為名男女雜處者徒三年被誘之人杖一百又勅非僧道而結集經社聚衆行道各杖一百法令所載昭如日星今有犯上勅令而又橫斂衆財擅行官法假立官品自上名號如張大用者其可恕乎當司職在觀風方欲嚴行禁戢而張大用者自因縛打羅湖院僧事敗到官是天厭其惡使之敗露今詳案款其罪有七傳習魔教詐作誦經男女混雜罪一巧立名色斂取錢米假作獻香强人出售罪二自稱尊長自號大公聚衆羅拜巍然高坐罪三而置

官屬掌簿掌印出牒陞差無異官府罪四假作御書誑惑觀聽以此欺詐多取民財罪五甚至撰為魔術陰設姦謀疾病不得服藥祖先不得奉祀道人於不孝陷人於罪姦罪六擒打僧徒藏伉鎖縛呼嘯儔侶假作軍裝橫行外地自已可駭公然管押入京出沒都下罪七置無磚席胡跪膜拜則有金雞仰面之稱設無磚牀男女混雜則有鐵牛犁地之醜聚會不法不道蹤跡詭祕嘯聚成兇究其設意不無包藏禍根不除將為大害張大用係為首人決脊杖五十刺面配二千里州軍牢城照條不以赦原劉萬六係次為首人決杖三十不刺面配一千里州軍牢城李

六二僭稱大公丁慶二僭稱主簿並勘杖一百編管鄰州差官錄問訖押赴本司斷夏道主乃敢於寨門外聚集免根究帖縣逐出州界張五十李道免根究日下改業所有上件三處幟堂帖縣改作爲民祈雨賜去處並從側近寺院差行者看守其會下說誘脅從之徒初非本心亦非素習無問已追到未追到已供攤未供攤等人並免坐罪更不追喚仰日下改棄邪習仍爲良民歸事父母供養祖先以保身體以保妻子以保生理如再敢聚集定行追斷帖引巡尉隅保常切覺察遍榜諸州縣

痛治僭習事魔等人　　吳雨巖

白佛載於法已成者殺黃巾載於史其禍可鑒饒信之間小民無知為一等妖人所惑往往傳習事魔男女混雜夜聚曉散懼官府之發覺則更易其名曰我係白蓮非魔教也既喫菜既鼓樂縱使非魔教亦不可況既係魔教乎若不掃除則女不從父從夫而從妖生男不拜父拜母而拜魔王滅天理絕人倫究其極則不至於黃巾不止何況紹興間饒信亦自有魔賊之變宜是官軍勦滅使無噍類方得一了若不平時禁戢小不懲大不戒是罔民也今照通判所申道主祝千五決脊杖十二刺配五百里祝千二十三祝百十四各杖一百編管鄰州阿毛杖六十以

為婦人無知者之戒。阿何責付其兄別嫁，私庵毀拆，如祝下二十三祝、百一，庵舍或有係墳庵，因而置立，則去其像；或有係神廟，因而會聚，則問其所事，若血食之神，勿去，如或否，則係稟食之神，不礙祀典者，移其神於寺舍，而去其廟，牒通判錄問訖行，仍請備榜。

淫祠

不為劉舍人廟保奏加封　　胡石壁

竊惟世間怪誕之事，有必待察之而後知者，有不必察之而可知者。必察之而後知者，欺我以其方者也；不必察而可知者，固

我以非其道也今觀劉含人之救護網一事眞所謂罔我以非其道矣夫鬼神之事本自難言聖如夫子尤所不語愚也何足以知之然求之深遠則難窮求之於淺近則易見姑請舍其遠且深者而言其淺且近者可乎夫陰陽不測之謂神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聰明正直而一之謂神是神也在天則爲星辰在地則爲河嶽而在人則爲聖帝爲明王爲大賢君子爲英雄豪傑其大者足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小者亦莫不隨世以就功名書簡冊而銘彝鼎彼其生也既有所自來故死也足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古人所謂聖人之精氣爲鬼者蓋如此也雖

下如伯有之鬼亦必從政三世用物也弘取精也多所憑者厚然後能爲厲其國至於其他蚩蚩之民則不過與草木俱腐而已死縱有知且不免於若敖氏之餒果何自而能靈劉含人者本一愚民以操舟爲業後因衰老遂供洒掃之職於洞庭之祠過有祠禱者則假鬼神之說以熒惑之亦既多言豈不惑信於是流傳遠近咸以爲神及其死也巫祝之徒遂以其枯朽之骨臭穢之體塑而祀之又從而爲之辭謂其能興風雲神變化光怪物以驚動禍福其人其始也不過小人崇奉之至其久也雖王公大人亦徼福乞靈於其前矣又爲之請封號請廟額豈天

下與而從之矣嗚呼抑何弗思之甚耶彼其在數千年之前非特人耳目之所接則猶在可疑之域今其死未及六七十年老商猶有能識其面者數十年前其顧主猶有存者彼其生尚不能自給其口腹而衣食於人其須臾不靈亦可想見焉有既死之後反能為生民捍大患禦大災者哉蓋萬萬無是理且吾夫子嘗有言曰鬼神之為德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又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則所謂鬼神雖同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而實非如人果有形迹之可求也今舟人所陳乃謂檣杞之頂目擊旗幟滿空上有劉字信斯言也則夫子為欺我矣

齊東野人何所知識語言謬妄豈足憑信假令恍惚之間果有所見亦由所守易於內故所觀變於前如李廣之石如尾樂令之弓為蛇龍彙義之所會雖不異於危從政之所申然得符天書之降宜和天神之現雖號為一時賢者猶不免同聲以傳會之而今乃取一武弁之言以為證是誠借聽於聾而問道於盲矣况劉之建祠于湘受爵于朝迨今已數十年商賈之貿遷郡縣之貢輸士夫之遊宦凡為泛舟之役上下於江湖間者莫不奉牲奉醴進禮廟下而後敢行若其果有神靈則皆當為之袀奮尋斃蛟蜃鞭逐鯨鯢號令風伯彈壓水神使沅湘無波江水

安流祥颿送驅棹夫奏功猝無驚湍怒濤之厄然後食於其土而無愧今問諸水濱則葬於江魚腹中者殆無虛日其作神者亦甚矣而乃指所全三十艘以爲功是何以異於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以爲勞績乎設或異時果能假東南之風以助赤壁之捷假風鶴之聲以濟淮淝之師則又將何以報之論至於此正使劉舍人聞之亦將垂頭喪氣伏辜謝罪之不暇尚安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哉其楚産也楚之俗實深知之蓋自屈原賦離騷而九歌之作辭旨已流於神怪其俗信鬼而好祀不知幾千百年於此沉酣入骨髓而不可解者豈獨庸

人孫子哉雖吾黨之士求其能卓然不惑者亦百無一二矣總
地天通罔有降格正於守道君子是望亦從而曲狥其說則百
姓愚冥易惑雖曉女巫男覡衆囂興妖自此湖湘之民益將聽
於神而不聽於人矣卜疾病者謂實沈臺駘爲祟入山澤者惟
魑魅魍魎是逢神降于莘石言于晉民神雜揉疵厲荐臻用人
於次睢者有之娶女爲山嫗者有之民聽一濫何所不至其爲
此懼於是自守郡以來首以禁絶淫祠爲急討前後所除毀者
已不啻四五百處儻更數月不以罪去必使靡有孑遺而後已
今不敢二三其德以强奉崇臺之命又近得名公所謂對越集

者讀之竊見其間施行有適相類者是則我心之所同然明公已先得之矣尚何言哉謹以固陋之見冒昧申聞併將諭俗印牒一本繳呈伏望明公特賜嘉納焚之廟中使此等淫昏之鬼有所愧懼移之廟前使世間舂愚之人有所覺悟其於世敎實非小補

非勅額者並仰焚毀　胡石壁

夏禹爲古帝王功被萬世微禹吾其魚乎之嘆豈獨發於劉子而已凡盈乎天地之間爲人爲物所以得免於懷襄之禍至今生生不窮者孰不知其爲禹之德也載在祀典冠于群神齊明

盛服以承其祭祀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誰敢侮之狄梁公毀淫祠一千八百餘所獨存四廟禹其一焉蓋以彝倫攸敘之功不可忘耳當職甚念不到此哉但以今世蚩蚩之氓不知事神之禮擅立廟宇妄塑形像愚夫愚婦恣意褻瀆女巫男覡實祀淫昏之鬼以惑民心姑假正直之神以爲題號若今所謂禹廟其名雖是其實則非也豈可墮于小人之奸哉應非勅額並仰焚毀不問所祀是何鬼神仍榜地頭

先賢不當與妖神厲鬼錯雜

孔明盛德不敢忘之者豈惟王通氏而已千載之下凡忠臣志

士孰不聞風而興起也嘗讀其出師兩表未嘗不爲之揮眷流涕九原可作雖執鞭爲御亦所甘心何愛一椽之屋以奉百世之祀哉且攷蜀志昭烈收荆州孔明以軍師中郎將駐臨烝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是時邵陵猶隸零陵車轍馬跡未必不常往來于此於焉廟食夫豈無因然今觀道旁所立之祠甚塵湫隘豈足爲高臥之草廬所塑之像齷齪庸陋又絕無長嘯之英氣加以妖神厲鬼錯雜後先田夫野老裸裎左右假令牲牷肥腯粢盛豐潔祝史矯舉以祭雖馬醫夏畦之鬼亦將出而吐之矣詎孔明享之乎縣尉所陳蓋知其一未知其二也至於

援引武學配饗之例以明其祀事不當在吳蜀之分此說尤為未然夫有天下者祭百神自天地四方名山大川凡德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捍大患者無不載之祀典若諸侯則止得祭於其地者晉祭河魯祭太山楚祭睢漳河漢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無福今而曰天子所祭舉天下皆可祭之三代命祀恐不如此若曰公之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固有得於東坡之餘論矣當時潮人作昌黎行祭廟於州城南期年而後成則上棟下宇之制亦可想見雖丹楹刻桷聰明正直之所不事然斯人也既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

祭下之齊明盛服以承其祭祀猶恐不能使神之格思若明宮
齊壇上雨旁風牲酒瘠酸取具臨時荐祼興俯不中儀式則昌
黎嘗謂南海之神不肯歆享矣潮人其敢以此事昌黎乎縣尉
謂孔明之神恐亦如是吾不知邵陽之祠視潮陽之廟何如也
孔明嘗有祠在衡陽烝水上乾道間常平使者范君成象按訪
舊跡得廢宇于蓁莽中乃徙于高明而一新之南軒張先生作
文以記其事然則廟貌之設其可苟乎縣尉欲存此以致敬而
不知適委之蓁莽又所不可議案契勘近城內外別有無武侯
祠宗如別無之即命畫工求真像用絹圖寫一本仲春秋祭祀

于府學先賢之祠使朝夕與之處者皆升堂入室之高第而淫昏魍魎之輩不得以亂之春秋尸其祭者皆冠冕佩玉之君子而妖冶魅醉之巫不得以瀆之如此則庶幾不爲神羞矣所有見存淫祠合行毀拆仍榜地頭

一 計囑勿毀淫祠以爲姦利　　胡石壁

本府毀拆淫祠整葺鋪驛蓋尋常州縣間遇有修造皆是科役村保追集鄉夫置青採斫其爲民害甚大今本府只欲不擾而辦故廢無益以作有益無害於民而有補於官實爲兩便而愚夫無知惑於鬼神之說輒多端以沮撓之當職去年諭俗榜

文其所以開明人心非不甚悉何爾民之惑也滋甚且自當職到任以來拆淫祠不知其幾若使因此而獲戾于上下神祇則何緣連年陰陽和而風雨時五穀熟而人民育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降康降祥反遠過於往年以此觀之則淫祠之當毀也明矣鄉二十二平時自稱神老爲藉此廟誑惑鄉民以爲姦利一旦見官司拆毀深恐失其所依遂欲裒斂民財討囑官吏以存此狡兎之穴此等姦民何可不治勘杖一百餘人並免根究於但昨據本尉所申謂阿李等聚集三十餘人各執器杖趕殺弓手保正若果有此事則其罪當何如今據脊人所供原來却是

慈地弓手保正意在求勝鄉民，故張大聲勢，驚駭聽聞，縣尉又不討仔細，便行乞追捕，若使本府信其偏詞，輕易施行，則一鄉雞犬皆無孑遺矣，帖縣追保副姜全、弓手王瑫各杖六十，以爲妄申官府之戒

淫祀

寧鄉段七八起立怪祠　范西堂

狄仁傑持節江南，毀淫祠千七百所，李德裕觀察浙西，除淫祀一千一十所，前賢所爲，大槩爲風俗設也，伍倫易會稽之俗，宋均移辰陽之風，一出於此，假鬼神以疑衆，聖人所必殺，後世反

憑以爲徼福之用愚亦甚矣昏淫之鬼散在荆楚習尚尤甚禮已亡矣若不禁止此無乃其戎之先乎近有白劄子指言寧鄉段七八因刼墓事發禱神得免竭力爲祠奉于水濱謂之東沙文皇帝此何神也夫祭祀之典法施於民則祀之故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東沙之神何功於民乃立廟祀[扼]（據）本縣體究回申宋書畢命埋狀屋下更相詛呪導行巫蠱之事廟非所當今棟宇宏壯圖像炳煥愈爲民惑刲羊刺豕日享血食之奉此猶可也用人於壇社必有周公之所不享者豈容聽其滋長以爲風俗之蠹行下尉司一切焚毁巳

据申到犁庭掃穴，悉付炎火，尺椽寸瓦，不復存在，楚之為俗，祀於巫風久其日矣牢不可破，尉有定力，不惑於衆，以身行之，可為善俗之助，亦古之所謂賢德者也，段七八决脊杖五十，刺配武岡軍，併家口押發，置在廂軍，使之改業，縣尉發門陞狀。

行下本路禁約殺人祭鬼

訪聞本路所在鄉村，多有殺人祭鬼之家，平時分遣徒黨，販賣生口，誘畧平民，或無所得，則用奴僕，或不得已，則用親生男女充代，臠割烹炮，殘備極慘酷，湘陰尤甚，淫昏之鬼，何能為人禍福，愚俗無知，一至於此，朝廷條令，自有明禁，官司玩視，久不奉行，

致無忌憚來歲閏年所合申明禁戢除已密切差人體探外今
仰諸縣巡尉常切跟緝知縣尤當加意應有淫祠去處並行拆
毀奉事邪鬼之家並行籍記四路採生之人並行收捉鄰甲照
已排立保伍互相舉覺賞錢三千貫仍許諸色人陳告如有違
犯不分首從並行處斬家屬斷配家業抄籍充賞如官吏
縱容本司體探得知定將知縣并巡尉按劾當行人吏決配鄰人
保正隱蔽一體施行仍鏤榜曉示

誣惑

劉良恩占充廟祝

假鬼神以疑衆自有常刑劉良思元充廟祝僞作神降破獄出囚妄以神力所致州縣根勘自當從條一時姑息編置滕州可謂漏網今又輙敢逃歸仍前在廟占據神祝意在生事倘不懲戒疑惑群聽爲禍必大合決脊杖二十刺配千里別擇信實人充

約束諸廟廟祝

照得凡是廟祝無非假鬼神以疑衆未欲盡行罷逐自後應縣官朝拜只仰備辦香燭不許擅自祝白在外輙敢妄言禍福誑惑愚民定照約束懲斷

諭史路岐人仵常掛榜縣門

仵常遠鄉惟民言偽而辯鼓惑衆聽此真執左道以亂政之人當職到官首行戒約今輒大張榜文掛于縣外與本縣約束並行曉示肆無忌憚自合懲斷且以正且與免行刑只今押出本縣界再敢入境勘杖一百令衆無恕

巫覡

巫覡以左道疑衆者當治士人惑於異者亦可責　胡石壁

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殺假於鬼神疑衆殺古先聖王豈樂於殺人哉蓋以其邪說詖行足以反道敗常詭計姦謀足以階亂

禬禍故不容不嚴為之禁也楚俗尚鬼其來已久而此邦為尤甚當職正欲極攘却詆排之力毀淫昏妖厲之祠開明人心變移舊習庶幾道德一風俗同庶民安其田里無或譸張為幻以干先王之誅而黃六師者乃敢執迷不悛首犯約束觀其所犯皆祀典之所不載有所謂通天三娘有所謂孟公使者有所謂黃三郎有所謂太白公名稱怪誕無非魑魅魍魎之物厭勝咀呪作孽興妖若此者真所謂執左道假鬼神亂政疑衆者矣若不誅鋤一二以警動其餘則異時傳習日滋妖訛者甚埋祠人以造蠱用生人以代犧何所不至哉宜仰國禁毋俾世迷沽以

榜示之初恐未聞知之未徧求欲重作施行且從輕杖一百牒
管鄰州其烏龜大王廟帖縣日下拆毀所追到木鬼戲面等並
當廳劈碎市曹焚燒但李學諭既爲士人當曉義理豈不知人
之疾病或因起居之失節或因飲食之過傷或因血氣之衰或
因風邪之襲但當惟醫藥之是急不當於鬼神而致疑而乃謂
其父病之由起於師巫之呪釘神之脇則父之痛在脇釘神之
心則父之痛在心此何等齊東野人之語而發於學者之口哉
當職於其初詞已嘗訓以傅奕之事尚不通曉而又見之所供
胸中所存亦可知矣其何以訓諭諸生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毋乃不可乎。牒學且與罷職，請教授勉令篤志學問，無使復爲異端所惑。

提刑司押下安化曹萬勝訟曹九師符禁事　范西堂

假於鬼神以疑衆者殺，此聖人之格言也。曹萬勝狀論曹九師將一家年命埋廟中，以興灾患，係是王鬼三憑惡神報知，就廟搜尋，果有鐵符在內。准提刑判下，則曰邪巫惑衆，豈可不治，遂送縣追曹九師根究。據知縣所申，則曰巫蠱在廟，王自爲之，啓其終訟，罪當坐王，然曹以師名，王以鬼名，二者皆假鬼神以疑衆者也，不可偏恕。各從杖十二，刺配鄰州，不許放還，餘人並放。無

販生口

禁約販生口

吳雨巖

前後販生口人，專一來饒管下販賣，或遇荒歉疾疫年分，徑行掠去，多是賣與求食人家，蓋賣與良人家，得錢少，賣與求食人，得錢多，惟利是嗜，直是不曾把做人看，猶賣猪羊爾，販生口，掠婦女，抑良爲賤，三項罪名，並該徒配，無知之人，故意輕犯，兼之多係福建路人，當職正欲給榜約束，忽有求食人鮑翁者，入狀稱是帶人口過饒州，在路被人奪去，行下追究，乃是樂平人口，

李三娘并佛保因父母病亡被販生口人掠去至弋陽係牙人引賣與求食人鮑翁鮑翁因帶過饒州求食道遇李三娘佛保親兄識認與取前去兄妹離而復聚家鄉失而復歸脫身風塵再為良婦此天憫之也鮑翁乃敢誣告妄詞可謂無忌憚最是引賣牙人方千七及原掠去人罪最重匣帖弋陽追上方千七勘問當來係何人引到當與照條施行其鮑翁帖樂平追來別行重斷仍監取鮑翁妄領過錢復還李省二等別給榜下諸縣約束如有因四月入獻香與販生口及平時販賣者許諸色人告捉解官照條徒斷施行

匿名書

匿名榜連粘曉諭

翁浩堂

照對今月初二日，據衙探收到匿名榜一道，說知縣通關節，納苞苴事。當職伏讀，不勝敬服，必是此邦士友欲相警戒成就之美意。昔孔聖有言：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俗諺亦云：道吾惡者是吾師。當職識淺才疎，扶持劇邑，已及一考，催科決訟，事目繁多，豈無過隊，當自競畏，至于關節苞苴，日夜點檢，惟恐有之。今蒙示諭，謹復述其始至之得，防其後來之差，數陳禍福，明著勸戒，此所謂於頂門上著一鍼，真當職之師也。所可恨者，不劄

以指陳乃匿名而標貼則恐非古人忠厚意耳當職厭諂諛而喜抗直惡偏私而樂正大今連粘原榜在前併備述心事曉諭使是非曲直昭然如日與此邦賢士大夫公議之故茲榜示各請知悉

競渡

競渡死者十三人

蔡久軒

競渡一節法有明禁造意者徒一年隨從減一等此其條亦不輕矣汭口鎮赤白二舟之鬭其欲争之心已積於二三日之間自汭口赤龍舟與范浣鳰赤船鬭入不勝而心巳忿汭口赤龍舟

首持刃下船、白龍船內張萬二余萬一、又持刃在身、將以應之、此其以刃死鬥之意、固已萌孽於此矣、兩舟既散之後、赤龍舟却為李辛一、楊童所激、遂因舟求鬥、而舟道相遇、小人一朝之忿、忘其身、刃石交下、赤龍舟偶以人多舟覆、死者一十三人、詹百廿八、詹萬十四、李千三人、皆有刀傷痕、陳再四、程千五、邵屹八、陳元三、張六四、詹細十七、朱細十七、葉四、邵屹小五、楊童十人、皆有他物傷痕、雖非致命、然以此落水、遂不能出、從而溺死、則是十三人之所以死者、豈非張萬二余萬一等之罪哉、本縣不早結解、因禁日久、牽連淹滯、當此歲暮、各家老小奔走道路、

饑寒、可念、當職入境、此項詞訴最多、所爭事既有因、又有胡省兩次赦降指揮、則亦可裁斷、張萬二、余萬一、不合以刃傷及詹百廿八、詹萬十四、李千十、雖非致命痕、然因此溺水身死、照赦降赦恩、張萬二所傷兩人、决脊杖二十、刺配三千里嶺南惡州軍拘鎖土牢、月具存亡申、余萬一所傷一人、决脊二十、刺配三千里、拘鎖土牢、求不放還、吳百十七、王日宣、爲首歛錢人、是時不曾在船上、照條徒一年、决脊杖十二、仍編管五百里、楊元一、丘省元、周千八、馬千十、朱千十十六、潘詹萬六、各持木杖爭鬬、六名各决脊杖十五、配五百里、內丘省元不合將刃下船、雖不曾

用然意亦不善毆配一千里散身剗船人楊萬七周省三蔣省
一朱萬十六金省四周千七朱再二周省一楊萬三楊省四各
供招行手內木棒船楫石頭在白船上混亂作鬧打傷赤船上
邵此人等各決脊杖十二編管五百里詹省三是白船稍工勘
杖一百押出州界赤龍船上詹省十三陳再一陳再二及未到
人李辛一陳曾十七合照條科斷以其船內死人已多姑與免
斷白龍船上未到人徐興吳此十七徐辛一徐辛一吳省三鄭
萬四李辛六七名並係剗船之人各勘下杖一百案後收斷諸
葛大十官先以彈激鬧不為無罪亦且免根究納口監鎮張保

義不能禁戢競渡及連日交爭又復坐視致各人溺死可見不職對移本州指使仍牒本取解録問照已斷施行

覇渡

覇渡

蔡久軒

勑諸津渡於深闊湍險之處嚇乞取財者以持杖竊盗論律諸本以他故毆擊人因而奪其財物者計贓以强盗論又勑諸强盗得財者徒三年毆人者配千里法令所載昭如日星姦民無狀輙敢冐犯鄭在九捉討過渡客人方太渡錢搶去麻布一疋及将方太等縛打正犯上項條令況其騙人財拆人屋多取錢

田渡錢八十貫羅犯非一而止豪據一方呼嘯朋儔肆為刼奪往來之人被其害不能伸訴者何可勝計決脊杖十七配一千里以為霸渡害民者之戒朱再乙名為許鄭再九而所爭正係爭奪據渡累代豪占决非善良搶取渡錢一節尤為非理勘杖一百放餘照所擬行下仍榜諸處津渡

牓示過船榜文仍移文隣郡　　范西堂

近準安撫使司行關防姦細大段嚴謹見今冦在上流姦細往來無非船隻訪聞日來假作當職親故乘舟順下脫護關津深屬不便移牒豊城以上沿流去處各請仔細譏察須憑照引用

州印者方實就以印文呈于牒後如遇船隻經過或有牌而無引或有引而無印印而非州並是假偽合行根究重與懲斷條印封記皆不在使縱非姦細客舟並緣影占稅物亦是違法聽作詐憑從倍稅施行其承局執引差出他所者引內不曾分明開具隨行物色亦是夾帶不應欲放行備榜峽江北津仍請沿流一體曉示

客人范景山訟益陽徐教練等打擔仗

到處渡頭結托無賴之徒騙脅客人要勒錢物稍不如意群然毆打無異刼掠徐汝德雖不在旁平時糾集此實主之當以威

力使人爲首客人非甚不得已豈能越數百里求直于官徐汝德董十一各勘杖一百故

裴乙訴鄧四勒渡錢行打

裴乙過渡鄧四邀求因而作閙游八鄧三孫無干涉故入牛尊令之買撲津岸多是結集一黨破落無賴之徒遇有交爭群然相助無敢與較此風最不可不懲今作閙之端未欲詢勘是非當無兩詞扭拽經官中塗徹鮮此意亦善但據鄧四費出裴乙對定文狀甚於放債秖屬既言裴乙通展與販茶貨又言裴乙自行裝載擔仗果如其說船沉茶貨自與鄧四不相干何敢更

以違法自來陳訴其實與販茶貨則有以入裴乙之罪自載權伏則又以脫鄧四之罪觀此文約非群兇相與計議撰造以絕裴乙之訟決不能如此可見姦駔然見令裴乙無所傷損不欲盡情根究鄧四鄧三游八各杖十五餘人並放

約束張家渡乞覓

照得廣濟縣張家渡係是官民客旅往來之衝月納鐵錢不過百貫初非重征之地訪聞監渡從客姦欺百出除納官錢之外恣行騙脅甚者奪攘財物邀求收贖方肯付還違法已甚當職居于隆興鄉人來熟知其弊去冬光州徐通判差人歸臨川自

有脚引輙敢毆打騙去官會兩貫文俟有公移別行追究官司所差尚敢如此民旅經過何所忌憚今出榜地頭曉諭如遇被害之人仰就本廳陳訴切待追上付獄根勘計從前所受過贓先送法司指定觧州決配斷不虛示除取合干人責狀外仰各知委

私撐渡船取乞

撐船過渡人出薄少以酬其勞此固不免停篙中流要勒錢物情最無狀法亦不輕其與持仗刼掠何異又且自擅外遊不伏出官李二從輕杖一百押下本縣就地頭令衆十日自後水漲

橋斷合行措置再敢有違追上縣吏懲斷餘人並放

嚴四爲爭渡錢溺死饒十四

湖瀆一渡係收官錢周寅出名撲買嚴四出力撐載當饒十四落水之時周以病故不在渡頭無相及也饒十四過渡嚴四覓錢既用輸官所不能免但人收十七其數太多與以五文似未爲過二者亦得其平矣不應舟已離岸又復作鬧饒十四揮拳在先嚴四從而應之遂中其面檢官申上面有拳痕他皆無故饒之溺水起於嚴四却非嚴有意殺之也但登舟非作鬧之時中流非覓錢之地准法諸津渡人於深闊湍險之處恐嚇乞取

錢物者以持仗竊盜論不得財杖一百五貫徒一年五貫配本
城嚴四所須不過十七所得不過五文且以不得財論縱無他
故亦合從杖一百今饒十四溺水身死夫豈無因比附得錢五
貫決脊杖十二刺配本城近準憲臺疏下照檢法所擬饒十四
面上係有拳痕嚴四與之作鬧是與不是本人下手饒慶祖不
伏書押格目兩官所定致死是與不是當原本情契勘饒十四
之來自有同伴嚴四所載亦多同舟十日所視衆證可據嘗審
其父妄指傷損面上拳痕嚴四當官已行供認無緣可以辭其
責第溺水死則非其所料也嚴四照斷餘人並放隆暑郡合慮

囚稍可專決不敢淹滯庶幾獄事簡省不爲崇臺之累都廳備詞申上照會差脫發回原任正以其不能稱職今乃具狀既請正俸又請添支何不廉之甚如此縱回本任爲政可知備示本官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十四

清明集後序

清明集乃宋以來諸公判案之書自眞文忠公

申儆官吏訖於懲惡凡爲類十四爲目百餘篇

笥藏

中秘世所希遘覩也吾

師鳳磐先生校

永樂大典自群集中表出之歲戊辰選奉

命洊遷左辭鵲先生且乞敎乃手授是書選避席卒

業拜以請曰循是慎法康擬讞不謬盍梓諸嘉惠人人先生許可已自序其端選亦何敢以僣贊夫法以衡教聖人之所慎也孔子萬世儒學之宗刪書而載呂刑之篇贊易而繫噬嗑賁豐諸卦之象晩脩春秋說者爲孔氏刑書假行君師之位當必施諸行事矣三代而下九章起於蕭何而論相業者輒以刀筆少之世以刀筆少何也儒者罕言法律之學而湯周羅吉之徒乃

按踵於漢唐玆無葦之所以齵天也蓋天地以春生而止之於秋然陽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則積於空虛不用而一元生氣無時不存故天地之大德曰生君相者體天地之好生以代理天下者也

明興掃勝國之繁苛著

大明令以齊於前復作

大明律以申之後每上一條

酌定惟謹輕重比擬克協厥中自
祖宗以至今日
聖君賢相共相率循不敢略有增損可謂能體天地
好生之德而內外百執事其役志於法律者尚
鮮呂刑曰明清於單辭說書謂明無一毫之蔽
清無一點之汙然後能察其情民受祥刑斯為
哲人清明集之作義或肇於是乎今觀集中於
民詳於勸於吏詳於規大都略法而崇教其忠

厚好生瀸然在目不必覆疆考政當時之治亦
可想矣先生時詣著作之庭
内典多所裁訂又日侍
經筵以資沃益而乃於宋人判楮手為集列如此則
於
當代法程可知也已他日贊吾
君以共體天地之好生而佐海内於禔福者如執券
矣斯世斯民不謂幸歟時戶曹丁君誠以軍儲

餉遼巡道劉君田以憲臬僉遼皆爲先生所舉士得相訂其訛以付梓人刻既成不知先生爲然否謹書以質之

旹

皇明隆慶三載冬月之吉

賜進士第山東道監察御史門人燕山盛時選頓首譔